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簡傲

高皇召見方孝孺試一論五策立就大稱旨即命賜緋袍腰帶平巾宴于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岸然　上遣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高皇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于　上不跪不爲倨

燕郡隱士王賓號光菴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難賓愧其所爲不與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賓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佯問爲誰少師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容老僧一見乎賓荅曰吾在劄薪忙不暇也

南陽李公當國毋以詩寄薛文清始終不荅門人問之薛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作書問起居俱不荅某亦此意

莊杲召至京詣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延之茶令

四司送出部門杲曰第令不失己官職外物耳

曹吉祥太監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至內閣召李賢說

話賢曰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

二人掖而至賢曰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

之地某乃謹侯顧問之官太監傳命自合到此豈

可令人來召曹云吾適病足耳

胡純謫居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

嘗造其室純受之不報觀又往謂純曰先生于觀似無情者對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于知己者觀亦嘆息而去

吳寬為少宰過家訪山人邢量叩門邢曰吾方治飯與羹未有五尺應公柰何吳坐門外良久候其終食然後進謁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襄毅雍父死求公志墓公但立視其行狀不為荅或詰問公曰彼為父而拜吾為

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張吏書綵逆瑾黨也李文正楊文忠諸老邀綵郭外看花躬至張第張不出久之一价傳命曰請先行當後至也李出顧楊曰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

楊文懿歸田謁官府止書侍生或規之曰今時率用治生盍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治之名不可苟欲其稱也迄不改

眞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皤然不事

涅飾御史以其老而骯髒將劾之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御史默然既退同列問曰何不以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認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中貴王高者頗簡重休休謝客時尚書尹旻輩共訪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爲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

劉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談詞巧說不曾習

學卑禮詔態不曾操演
桑悅爲博士某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人
解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講談玄妙何匡鼎敢望郎
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
令坐講少休除襪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世廟初起大學士楊一清爲兵書提督陜西軍務行
次洛陽謁劉閣老健劉戴幘短褐出見曰君昔入
相矣今出將耶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汝

曹嘉爲御史上封事彈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彈者誰耶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即出待罪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

嚴介溪邀顧東橋飲揖甫畢即看堂中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景乃吳小仙筆東橋即大聲曰此輩本也介溪已不樂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東

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叙話此嘩喧聒當盡數
遣去介溪父子大爲沮喪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嚴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
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揖赤城太奇太奇文憲
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文衡山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
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云此所以爲

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出乎

盧山人枏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狴

狴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聽事稽首謝

張丞引副著中閤人列楊雁行山人乃舉械手揖

張曰枏爲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

侯知巳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李攀龍守順德有蜀人胡提學過之李往訪訊楊升

菴起居胡應云升菴歸心綉腸不若陳白沙鳶飛

魚躍也李擸衣去口咄咄不絕

盧柟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請柟曰吾且過君飲柟歸盆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怋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不不肖俗爲踈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

之逝而汗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憂厭苦俗途塗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秉興漲則不舟雖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畧也

陳雨泉罷致政歸所撰詩文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

九山散樵不著姓字倦則偃息樵窩中客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遊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

李谷坪請驛丞上司過者止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谷坪謝曰驛丞則不宜賜坐同年則不宜側坐代巡竟使上坐

徐存齋李南渠二相訪嚴相于世蕃停堂中良久乃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臥足乃起又久之日深酒不能起以午未間相見可也

嚴介溪語徐存齋曰貴溪再相每閣中会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豐飮器用皆黃金盈其日共

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宴宴畢具相對垂二載未
嘗以一匕見及
夏言後嚴嵩登第十二年成進士時嚴以編修分校
初投刺稱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爲尚書稱
侍生既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趙大周在內閣如冢宰楊虞坡都憲王南岷大周皆
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亞何專栖栖者與當
時亦名孔子矣我豈溥待二人

排調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李至剛嘗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于是館中皆稱曰羞死人李至剛

文皇命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爲二十九人時人目爲挨宿

莊樂園初名醫也好恢諧同郡李庸遣家僮持柬詣樂誤稱其名樂怒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即令負還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生旦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于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者因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即以書

還生日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焉文卒士人爲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錢溥進表至京冢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海答曰南直隸大
就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之哄然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宜得一拜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廣曰少師于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輙爲焚棄耳

蔡文莊論己巳之變惟與安太監一人似踈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舍人王陳笑曰興安要佛戒遺命沉香龕子斂其骨作浮圖元佛[illegible]其[illegible]興

中官阿丑每于　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媚汪直
結爲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成化末刑政多頗阿丑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
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
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後一
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吳與弼至京李賢咨下學上達之旨吳曰且莫說上

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遇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人笑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少保公入廁彥實周堯

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富民邀賀伊二公飲伊賢人也民謁拜之而問識

伊字呼曰尹大人了不顧賀賀不堪斟一觥呼民

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黃門樊見聰儀狀魁碩應對捷給一英廟欲大用之

遣勘事外郡諭之曰回即陞矣及事竣　上已宴

駕同年御史田賓先是坐贓繫獄遇赦爲民偶同

飲見聰感念前事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變

汝則好矣我將如何見聰不覺啟齒

劉主靜陞洗馬兵書陳汝言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

幾何劉聽聲曰鹿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

劉主靜與李克述同歷庚子劉宜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庚子先生真庚子蓋主靜庶出故也

李東陽在京邸款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李西涯善謔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公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李曰不如對閣下李先生

李西涯作相其子好嬉遊西涯題其書室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繼晝夜賞秀才秀才明日其子亦題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陳音不事修饌邋垢自喜嘗因四品夫人齎得金獅紗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之穆貴像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鬢則李穆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鬢莫其衣嗚呼庶幾

一大將乞其翰林詩事今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

甚德之旣逾改火吏不勝躁其牒呈其將云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願是太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噱

滑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陸姓字伯暘潘洒曰齋具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幾何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所謂著奈何只管入翰林耶

陳吉人朝議寘冠纓于背及覩同列無纓係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徐延之日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照屋角方乃古人言也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仙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鏡不盡圓子不讀書耳主圓者辭窮

中丞何棟偕許中丞輕車褻衣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陸澄徐珊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爲上所鄙謫高州倅徐選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西涯當國一編修老滿求謁公曰有一聯題爲翰林九年老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欲語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焉公大笑奏補宮坊

孫大年耻一目眇至京有欲譏之者董大年曰何必譏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守備太監羅某拔貴謙然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鴻儒直不往或以爲言某云談笑有他往來無他

趙司寇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居應接曰趙老真神童人問其故云費鵝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蕭子鵬以虛名應懷材抱德之詔後循例授工部辦

章為堂官負印前驅京師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

奈後任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奈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奈曰何不對臨淵撥棹此時豈看書時耶

巨璫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稱揖意即罵曰爾頭上綵帽誰家的道流亦以此言問令令答曰其綵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衚衕買的直大笑不復詰

東昌宣聖殿設容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吾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莫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須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醉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王韋作詩爲諸老所賞储巏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戲曰本是王韋蓋指王摩詰韋蘇州謔之

王忠肅翺偕一大臣行其大臣見一美妹既去復回

聞之忠肅戲之曰此人甚有方大臣曰何以知之答曰不然公之頭何被擊轉去

憲廟末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善譚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餂之人問故曰不語啞可治疥也

成化間言官失職崑山徐生善寫竹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于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勿以為鳳或又以為不可乃

以綵鳳易之有從傍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

翰林體一甲即除授庶吉士必王生方授職然職清務簡世謂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爲天上仙餘爲半路修行仙

郎瑛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主人曰欲遣人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郎曰郎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郎曰還須載生鐵

百斤老人曰何用鄭曰鑄汝不死耳

翟永齡之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便不悅母日呼佛千萬聲將當何如母為少止

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嘗起一堂翟永齡額之曰蘭玻或問之翟曰東門王皮也

劉廷美有鑪植圖求劉原博題詩于上元旦懸之中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僚從置白紙簿并筆硯于

凡賀客率書詩并名是日朝士至者畢詩各摘錄一

韭蘇之以去頃聞衞已盡矣明日復置一觴亦御

之作貴金本清戲曰此鐘檀乃耗紙兒也

滇中督學某某講道學不已講畢問諸生曰今日所言

若何一生對曰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聶貞襄豹與王陽明講學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歿

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云生稱師歿稱友者

黃公綰也生稱友歿稱師者聶公豹也

有云章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修戲曰字莫高于羲之得羲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成孔子四書后奪是稱三絕

王陽明平寧賊歸其父尚書海日公喜甚問謂其子曰汝不如我陽明曰然兒子不曾作狀元海日曰非也我有汝爲見汝不如我

武宗命內使問諸翰林注張何星諸公愕然楊慎曰注張柳星也見晉史記漢書二條以復可謂誠戲曰

子言識辨且博矣不涉私習天文之禁耳

開化汪令貪甚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民皆咨歎以訟爲戒令詰問其故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化之不好訟耳

翟鑾爲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捷禮闈京師謠曰

鸞當道雙鳳齊鳴

廋其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慶後有縉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爲孫世即對爲王孫賈

文衡山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翁學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

龍大湛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梁祝曰爾平日好謔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當尊承教

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所藝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于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王世貞謁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

也王曰參君相位怎說傷風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晉階長自腰玉請撫臺驗問其故張太宰在坐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柰酒銀與得匹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伕堂皂隸銀數兩至邑如黑銅陞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綉補親友皆累之後抵任四時多無補絕少曰吾任頗有餘補不足也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千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當履之日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翁惟積與畄清士常過之會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翁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鄰已着酒半出以相眎兄驚嘆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陸平泉見贊寧笋譜曰秃翁老饞不惜口業好嚼人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

陸氏兄翁遊龍潭寺見一廊壁翁曰此黑暗地獄也
兄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
觴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有還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
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
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

袁宏道令吳千長安貴人一無問餽時其兄宗道官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爲孔方耳

萬曆壬辰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嘗見　高帝張三丰又自詭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王司馬伯玉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對其夫發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何故司馬應曰

見婦乃下見子腐刑
熊陛華髮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恭府學生
濛濛矣
熊禰阿過于貢禰敗去基臺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豐城龍頭山舊名雞頭葉御史稼易作江天閣熊禰
阿曰山不名龍使雞有角更自雄絕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

被華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見爾目根世宗不數歲吾兄且腰玉矣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号石簣）同遊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袁曰此語當語明不然當是君他日論文格公不得

田大年王政丁憂家居弟汪盈科同里中人見我貧有兩種議論一曰這人素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曰這人巧宦而不露說窮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

日里中俗見重富不重廉說我巧却耐得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

江晴淥以大理屬使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入閫而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畫也

佳詩之類耳惡乎管

熊敦朴與舘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江陵相公相公曰今日公是我衙門內官一應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高亮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癢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說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諸城富豪李姓人共趨之陳良相獨不與父李愠曰我家有李而子獨不往何耶陳曰待我家有李而子亦不趨則兩平矣

輕詆

永樂閒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異翰林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大司馬王竑爲兵正張寧爲內閣爲李賢所嫉京譖王翱附之寧等皆外補竑即致政柯潛送之詩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淸霜候早朝劉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仁宗監國問楊士奇曰哥窰可復陶否士奇恐啟玩好奏云此窰之變不可陶也後問王璲對曰殿下欲陶則立成何爲不可士奇不悅遂卒弟汝嘉乞志墓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翰林而長厚之德人于汝嘉無間言蓋薄璲而發也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知公翰林

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董文章宜紀大功德者乎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爲劉瑾作碑文公諷之也

御史某縣轉都憲諸御史請謝文正文爲賀詞因辭曰此人素不爲士論所歸吾未可以聽言也

莊泉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真珠達磨二泉之流之內居之遶山墾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名公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泉也吾當國必殺之

陳眞晟聞吳聘君名欲往見行至江西張元禎叩其學謂得程朱眞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吳與弼聘至京尹直會于李文達所直先出吳曰尚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直語其徒黃巖守日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士可語私事于宰相前乎黃曰欲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自決黃曰欲得李先生把作得住方可就職直曰把作得住否亦豈李先生能預料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不

君勸其終隱免致實不副名貽笑斯文
吳與弼爲爭奪田祿冠囚首跪訟公庭張廷祥切責
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
萬閣老陰瘵有一吉士自罄善醫具藥爲洗之因得
爲御史翌聖夫人之侄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
僚與通善貿一箧封鐍甚固夫人命啟視上舊衣
皆士擘夫人大怒令通擕去時人爲之語曰洗
鳥御史挑土中書

庶子張昇論劉吉十罪御史魏璋𤨏吉意劾昇左遷

世以吉耐彈目爲劉棉花

江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

膳監倣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江不告以故

中官日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皆內臣供奉之

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爲閣老餅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蔫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己使弘璧延欵于家命題斑鳩文祥奮筆作

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民恩
丘濬面檢毛澄廷對策云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
王質博學拙于文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
來謁門適閉才日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
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何不對
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狼
不見人亦可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敘成文乃語人曰吾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陳笠川以貢爲儀封簿當道甚重之某道長曰某爲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于陞轉正如衆口鑠金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李東陽與劉瑾有舊舉朝欲攻瑾東陽泄其謀因得預為之所既而劉健謝遷去位東陽獨被於留二

公淛行東陽祖餞欷歔泣徒曰何用今日哭爲僕

嘗曰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

王守溪云劉瑾之横士大夫無能者因之求進或爲

其勢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遏爲諛

佞以求自全蓋前指焦芳劉宇後指李東陽也

袁海叟長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詩世充傳誦李空同

曰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艱功于必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晨

匪耳柰何令脫土墼也

吳思菴談及晚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趂夜航船耳按航船中群坐偶語紛紛盡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湖陽孫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虧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元美云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

之坐必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一絶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閑花柳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魏芳宸稱鶴山之後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乃戲云若爾吾家十世祖媼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張禹山感封邵變虎事作詩譏切冠裳楊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

耶李見齋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

夏主李乾順號正德正德改元馬冢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用宋改元乾德事識內閣耳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潮代之亦風裁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煎羽翼江潮又起風波

殺星南侍一時詞臣將上疏諫大學士石珤止之曰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庶吉士王廷陳乃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

鄭端簡曉云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敢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

韓邦奇作乃翁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閔濂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非人麤野乃爾

王槐野問王元美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元美曰循吏也且若吟槐野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兵侍翟謙吉居官滛暴掊克時目爲餓鴟乳虎

山西以喬白巖王虎谷王瓊爲河東三鳳楊用修曰

白巖虎谷二鳳王瓊爲一梟

文徵仲善書畫以薦起預修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徵仲乞畫不以禮多弗應輙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奈何辱我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送之出面對山不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一元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謁相嵩嵩辭不見

公怒叱門者命[illegible]道文進退入[illegible]走[illegible]言公曰公休矣天下
喜嘗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嚴提學滄歲考一生呈白卷而出嚴批卷云孔子好
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謝榛以詩遊公卿間宋布衣登春唾其詩曰彼津津
謏貴人丐活者亦稱詩耶
趙清爲齊河令有二隺居間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
罪兩隺相謂趙公遇我誠不如牛清聞之曰牛無

私若有私若誠不如牛

徐宗伯學謨曰張江陵不服憂詞責四至今江南士大夫出入郡邑亦何嘗服憂也獨罪彼哉

李卓吾曰商賈挾重貲冒風濤之險受辱關吏忍垢市易必交結公卿始可收利遠害然安敢傲然坐公卿上哉今山人者名爲商賈實不持一文稱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且可恠也

先君中條公見負緣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壽穿靴

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
馮具區云余平日最忌將懸文相謁求作詩者
王鳳洲云近來貧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
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靖衣換行卷
詩題尺牘但稱于鱗伯玉兜之尚未識面以此矜
其道之尊擬其知之厚嚮吾郡與歙縣尤甚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
有詩張曰昭明太子制作乎僕何與曰昭明太子

安存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屠長卿曰稱灰數米時翻名理于麈尾媚竈乞墦日徃山林于尚顏高人其可信乎

王雅海現身宰官既忝雲栖便修苦行拉衣斫柴和衆作務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雅海乃以吃齋念佛鬪天下亦屬可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八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假譎

袁凱忤　太祖詭得風疾　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曰凱誠風矣置之

國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逮妓急妓拔毀貌以徃一胥曰　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豔服或可

兒耳妓從之比入見　上命戮之妓解衣就縛繪綵珍寶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胸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我見猶憐何况彼奴即叱放

况鍾歷陞蘇州守初視事爲木訥吞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弊蠹輙默識之通判趙忱肆侮鍾亦唯唯月餘一日命左右具香案宣勑中有條屬不法徑自拏問之語于是吏民震慄

陳詩爲人剛介鯁戅性敢諍嘗直諫　文皇命爲坎

瘂之歎息謂瘂者曰吾今日乃爲火斃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瘂人當以殛令速死耳瘂者知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錦衣門達搒掠袁彬數十事下獄拷掠軍匠楊瑄上疏論救并逮問達逼瑄供李賢主使瑄慨應曰諾請會多官廷鞫我自對衆言之達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瑄大言曰死則我一死耳何故妄指他人此實門指揮教我妄指也達失色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爲業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徹祠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再乃謀于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歡從之乃以其家爲祠而移其業于祠址後生榮爲相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訴其子于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子辱于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置獄辱之也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請諸內臣懷

諸公有言乃曰　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浹洽不

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

更不召見矣諸太監曰當言不召見及召見無一奇

謀至論止呼萬歲而已反見詫誚

冠深徽時見群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佯與款曲盜喜

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

書朝廷盜黨欲殺臣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国子監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語及中官都御史誤啟其封懼以咨雍雍請讌中官解之明日僞爲封識藏舊封于懷俟會間令郵卒持以付巳佯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卽以舊封遜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卒訶罪中官反爲救解歡笑而散

劉定之母實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爲異制以諱公之失乃作一大龕中懸一軸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魂席

丕道亭令山陰有衛鈔百緡臥城南荊樹下者賞奧亡矣訴于道亭曰此荊樹為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競從之令審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宸濠慕唐伯虎書畫以金幣聘之伯虎往視濠有反狀乃陽為狂寧使至箕踞謾罵至露其穢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歸二年濠反

王晉溪在本兵適湖州湯麻九反巡按以聞晉溪呼賚本人至部大言曰湯麻九只須本處數十火夫

縛之何足奏報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隄備時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查處錢糧晉溪請容赦許公討之出賊不意擒斬無一脫者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濠言時政缺失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始知濠逆謀决矣

王文成恐逆濠急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假爲都憲檄

公火牌云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征江西公幹將發黎謀實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覘否對曰覘則不免王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錢寧有寵于 上欲交歡何大復間持古書求題何不肯第曰此名畫無污吾題

王叔承毋夏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與黎霍茸而獨

不能忍酒詭說毋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皆之毋悅爲進一觴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松議允當可行乞遷爲山西叅政自行所言然不委兵政不給儲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

論曰老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伊王有罪其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亡何相嵩面罷世蕃遽戍王使旗校二十人至嵩家索

所賂金嘗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爲謝乃悉還之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刼賜金去矣急蹤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湖獲之諸校悉論死

分宜罷歸延客席上能飲者五人命取太杯其子進二燒金磁爵命更遞合曰無奚乃出常[illegible]罰觴客後其子誅公涕流及聞抄沒案籍北面稽首曰臣負陛下矣不復哭

虜將陷石州城州人其自焚其臨街房併宅內數間虜以為經掠過者竟不入

世廟雖靜攝好詢察外事獄中一語動錄以聞謂之監帖守者詭語進帖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上竟信有旨釋歸

曾銑督三邊日忽虜眾薄城貸令假旗息鼓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甲匠回回舞不自已虜擬覘門外人齊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齏粉

黜免

危素仕元爲學士承旨　高皇雅聞其名仍爲弘文館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靜坐危素至履聲徹簾内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將謂是文天祥遂謫居和州

高廟禮徵老儒錢宰修纂尚書宰微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　上曰昨日好詩然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季宰愧謝未幾滑遷

憲廟升遐內監於宫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蓋萬閣老所進者 孝宗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復令懷恩將科道論劾疏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歸第

京與舉子桑悅民懌恃才放曠文辭怪誕爲丘文莊所黜識者謂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

吳匏菴爲吏侍時蘇州太守朝覲往見匏菴首問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所對匏菴曰太守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張泰與徐有貞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歡甚張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曰吾心事君已盡言矣

鄭淡泉云近時部屬科道但改入翰林及宮僚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避峻

部惟恐一旦改官徒增衆口

尚書石璞鄉人有爲典史者璞往其家陳列銀器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我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

世廟見蟒行地問何物左右以蟒對取看背有字曰桂萼張璁跡其故乃大監崔文所書譖二人潰行也文謫南京

儉嗇

成祖渡江解縉胡廣楊士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使人覘胡動静見胡方閧家人飼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乎

桃源楊褫位冏卿冬間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本乃分給生房諸賈來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看卓餅錠必收曰分給兒媳可抵饔飧

太監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侈之弊以窮苦魚菜四

字爲題李東陽楊廷和各作詩以獻東陽爲窮字詩析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字之應

吳寬齋遊武夷過道旅病宿錢至多三丈堅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

李西涯冬月不爐㬠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胡宗憲督浙宴織造中貴及李相國子元安侯二一百

侍飲至暮酣睨畢賞曰天子法錦皆在公手奚之纏頭耶中貴袖五金爲賞胡啞之李僅賞一金湖大笑曰相公子醒歟乃爾擲諸水而代之賞穆宗升遐讀邸報國喪尊侍郎其者遣役從京師回欲犒賞之乃出白紗帽曰此孫難得之物可將去。

汰修

尚書金濂字傷係陳懋征鄧茂七道經處某村見居民以鐵爲牆問之知爲鐵牆陳氏二公入其家

廬鏌楫欵檣軍牛酒皆備其堂以文木爲柱白金爲礎璣玉爲圖龍承其梁几案栝椸亦加金玉服玩極天下之巧以鉅萬計且藏甲兵壯士千人防盜賊金谷惡其僭奏籍其貲衆書名畫至不可盡但據絹素而已有司籍其貲數月始盡

吳人錢嶂圖繪之勝甲于江南嘗鑿亭池中亭畫四窗隸日色無照則取大方檻以土上爲谷亢作高屏觀日所至牽而轉焉

大璫李廣以左道見寵忌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搜其家得納賄簿籍一帙中云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詢左右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荅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贓濫

王振貪婪無厭當朝覲月大開其門郡邑廣識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壽常重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

王文恪之子延喆性奢豪治大第多畜伎妾子女出從群奴數十皆華服盛裝珠玉寶玩尊彝名器法書名畫價值數十萬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飲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中門門啟則犍婦舁之美妾列坐二十餘人各挾二侍女群飲至醉有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引入室復酣飲乃寢

王維楨偶過何中丞稼值其生辰將宴客留之飯且曰能少留以待諸公之集乎顧視兩廊綠幄赤戶

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外食無祿者二十餘人
皆徵妓主托故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王廷陳謂某曰君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樹幽房綺
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晷移羲和既逝
蘭膏嗣輝逸興彌悖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
絶俠氣溢于四座餘歡亢于胥與斯眞人倫麗之
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胡宗憲總督浙直迎春張宴召客選妓伎二百侍飲每

十人則以佳者一人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傍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歌呼謔戲至暮張燈火數里鼓吹絲竹震天女使夾道跪送傳呼不絕

張泰岳邸第後一池廣十餘畝種蓮不甚茂錦衣諸大帥合醵直其蓮花千餘盆賂守池者值張入朝而布之朝退請觀蓮花張領之爲一舉觴

王世貞曰嚴世蕃當籍有金絲幃金溺器金鑲象牙觸器執政恐駭 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

忿狷

陳都憲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擒拏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拏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爲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急怒三字于上以自警及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擬之

長洲士人繆讓以褊狹爲府丞顧佐所辱次舉讓爲解元顧公慚慰諭之後公長内臺讓爲御史復謝

曰昔年之怨幸勿介懷讓厲聲曰今日讓苟有罪。公宜正讓。公有失。讓亦當言矣。以舊怨爲辭。

英廟愛韓雍之才被命鎮邊陛辭 上微恙臥便殿特召至榻前囑以邊事甚眷寵至此雍失意家居不樂嘗曰 英廟若在吾豈淪沒至是耶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船乎公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從橫來容清方

未容得

于謙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悍偶散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詬循揪案作怒以一棒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峘陸容稱之曰生峘陳公一怒之力也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平因建白數事爲衆所傾謫開平宥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

者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也吞之矣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一回回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鞫問云寺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勞苦是以仇而殺之無他故也

康海罷官自遥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以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酣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若但得一書吾當爲諸地康

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惜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叩九閽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轆轆然東西馳也余然後為生抒煩懣乎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萃吾門或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言

不聽惟有怒氣塡胸而巳

李于鱗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于鱗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秦夥善性憨惟每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駡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几巳碎其八奈何復爾秦乗忿叱其妻曰不良婦洪與秦檜通姦故相爲至此遽撻之

讒險

魏觀守蘇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據臥龍街西即舊所謂錦帆涇也

洪武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勳臣不平進曰此輩善譏訕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由是覽天下所進表箋罹禍者衆

黃淮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曰淮素病瘵能染人有 旨免奏對
王振欲弄權畏 太后不敢顯譖閣下會閩臬廖謨杖死驛丞東楊欲坐償命西楊欲擬因公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曰二楊皆私也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竟從之
英廟命修撰岳正入閣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愕然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軏請爲

誰　上曰岳正但官小耳因奏曰欲陞正甚易姑試之未晚亨軏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或告李文達曰葉盛自負其文嘗訾公文未善賢聽之未幾以韓雍代盛勑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

戴文進畫本朝第一　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紅最難着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鄙野　上扣之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

大體　上即揮去、
徐有貞以迎復功進閣坐陳循諸公不軏榜示天下
且私報閣文毅曰我無奈何只得置足下于末矣
徐有貞寵幸雲中未務　上必咨之曹石欲傾其權
嘗令小豎伏御濃竊聽備書其語于册　上嘗欲
立舊宮人爲妃有貞力言不可小豎以報曹石達
于　太后曰有貞諍于外累朝皆知之　太后因
謂　上曰吾聞人輕薄宮人喜彼所自誇于外　帝

乃以爲賢耶。上默然有貞遂得罪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

士薛瑄曰子若多言恐忤　上意並及度稍可從後

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即大聲曰

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

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

于謙爲本兵薦其屬王偉爲本部侍郎偉毎伺公過

誤密奏一日　景帝召謙授以偉奏謙出偉下堂

迎問曰今日　聖諭其事謙矣曰甚有失處賢弟面言未敢不從曷君至此出奏亦怖局蹐無地

楊廷和劉忠陞南亞卿忠曰此行別劉瑾否廷和曰不可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疏忠

都御史彭澤嘗惜失寧官曰吾恨不手刃此奴司馬王瓊諸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乃匿寧屏後澤過瓊瓊激怒澤復大罵寧聞之

陽明平逆濠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
上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
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又曰此時若有一孔可
竊負而逃終身長往不悔矣

世宗怒曾銑議復河套開邊釁欲誅之實無殺夏言
意也會嚴嵩與言不相能遂投仇鸞意令以復套
事論銑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官員律俱論死

世宗末年西苑造新閣督工尚書趙文華應之緩

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甍問曰誰氏第也

一璫曰趙尚書新宅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

渠亦何暇爲　上新閣　上恨之尋逐文華

世廟以上柱國加夏言言受之乃加嵩高辭曰人臣

無上臣不敢當蓋陰以攻言之借也

徐存齋致政歸值誕日顧中翰善畫窮一月之力繪

一圖贈之題曰泰山喬木懸之中堂有諳者曰得

非泰山梁木耶徐節撤去

尤悔

永樂間西番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師　上曰豈無一人當其擧者左右以僧德琮薦亟召至各坐高几辨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如注水琮訥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諸字之義應之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及覆數千言曰此而不知焉用稱學胡僧羞慚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徇毋所生一千戶

稟曰宋其之毋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敷悔

周憲王獻戲曲百本于朝　宣廟識賜白金輔臣曰藩王獻書籍文章當賚此令以傳奇獻非親親輔仁之義也賜優衣一襲瓜一枚王大慙悔

景泰間命修續通鑑綱目丁參議家尚寶谿陳循總遽成一詩末云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書開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

景泰間選內侍七人于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翰

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綸舒良以嘗從錢溥學示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今又何以見屬那內閣遂推呂逢原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讀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錢始大悔

劉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親政攬權封事鍾為妻泣勸乃止劉遂獨舉死于獄未數日鍾病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君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　憲廟奇之

祭酒貴間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
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
日爾言是棕棚郎拆卸矣闇聞大慚
章懋爲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薪粒不至將往求之
公悵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形于色生
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紿之具實謝罪
梁孟敬號石門一士人筮仕得巖邑謁梁請教梁曰
淸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士人退曰譏諭乎平平耳

越三年竟以不檢罷歸曰吾豈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楊循吉善詞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幸愛薦之上詔起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稱旨然賞無異伶伍間謂曰君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

宸濠將反婁妃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卅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卽痛哭曰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用婦言亡家國悔之何及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引爲

重一不數載自知府擢至大司徒璣自以爲瑾所引居常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輙醉不對

魏水洲曰張羅峰爲相當大察事攷檢篋中僅得舊四疋余居諫院三疏糾之嗟嗟此余少年事以今日時事觀之卽三薦其賢亦不爲過

李于鱗語王元美曰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丘明王一不荅以目攝之李遽曰吾誤矣有仲尼必有老聃耳

紕漏

文廟逼江廷臣約同死難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是修自經後解縉爲墓誌楊士奇爲傳謂其子曰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宣廟命陳循作　御製壽星賛落句云宜壽域今同升南楊欲易壽域二字未就遂進之中官問西楊曰壽域二字如何荅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荅曰好詩中官曰先

指壽域爲未當何也南楊默然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　英宗抱之膝指金硯曰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　英宗曰是子終以僨敗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奏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尹旻偕卿貳欲詣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自叩頭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聊效之耳

劉圭靜見鬻書者有崔氏春秋曰常見呂氏春秋不知崔氏亦有春秋急令人往易乃西廂記笑斥之

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黥刺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立綽楔于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天順間錦衣門達得上寵桂廷珪爲達門客私其圖書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爲江洗馬之壻任松陵

驛丞亦圖書云翰林東床。府傳爲的對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床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毋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李文正嘗得良馬贈陳愧齋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恠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爲朝

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

葉盛任兵科應詔舉將官有以陳旺告者正統中尚書黃福薦之不果用今猶在陝中也盛躍然爲手朝曰福名臣所薦必佳士後旺以贓敗訊之人曰旺不爲黃尚書所容薦者乃他尚書耳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

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
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
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
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
食舖店所造看樣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
少而費功乞要嚴禁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
風俗歸厚肉食謀國乃有此輩可發一笑
黃才伯好講學嘗作詩有從游諸君憶少年事笑殺諸知

花歌落梅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

劉瑾欲害楊一清賴李東陽力救深德之東陽病劇以謚爲憂一清等就問曰國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頓首曰荷諸公矣

逆瑾竊政放逐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拋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彼實徙山劉玉年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公爲忠乃悔耶

劉大常介小繼娶美豔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

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

繇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火須強輿歸矣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常熟

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

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酣寢

何用問爲將人取以爲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劉生好詼諧嘗往爲錫山鄒氏客叩之曰公來何暮

生曰昨泊舟不意與顧狀元相值延入彼舟聯句

夜半得息是以宴耳頃之顧九和至生不識遂問先生何姓客曰此即夜來聯句者生亦不憇

屈中丞總淛憲歸安令坐事橡三百金求解公叱之撥治愈急會以遷去解後公在淮漕令以御史過淮執屬吏禮甚恭公寛醋忘其人蹙言平生無毫髮過處嘗斥一縣令金至今耿耿不忘御史逌沮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錄穹管見　上嘉之更晉見二字曰策夏遂書晉銜

云獻萬世保豐永享管見　天子改爲叢字高郵州學正夏有文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慧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養魚則不死雷曰吾乃知熱水之可養魚也

郟智以四川榜首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以其省榜首告之隨問貴省牌坊銀榜首視乎中舉人有厚薄否郟大失望即托頭疾謝去

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楊川儀眞大宗伯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

某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偶語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不覺自笑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爲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即緘幣求英公英

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于人云英國富朝第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藕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隨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奈絹短少畫前驅守曰今亦足矣

豐禮部坊嘗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詛之上帝凡三等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

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或布衣
沈爲首三等則鼠竊蚤虱輩也
王相國荆石宅憂某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對
公爲啟聖夫子王却之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
小厮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
今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
家不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

下午馬走至曰湖海生形浪生神支小子未面問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不堪捧腹

張江陵當國附势者競趨其門江陵厭衆亟攻之以覬殊擢太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市等耳

高拱新鄭人忤首相順天主考郎以放鄭驚遽使人爲題支大綸目不知高再出時兩人何施顏面

江陵久疾京師文武俱設醮祈禳有再舉三舉者一中丞誇于人曰三舉而吾與者三今膝腫矣

感溺

國初楊憲欲擅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覬其從違凡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桱入謁憲以押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桱爲翰林侍書

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請省墓以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要稷賢復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譖稷耳稷復迎

于數百里外氈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遂疑文端妒已還京即出之吏部

劉燾家馬捷于犬犬大于馬婦作男裝男作婦裝

太監劉瑯嘗建玉皇閣于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守備奪人玉絛環值百鎰乃紿之曰玉皇好繫玉絛環守備即出之亡何方士并丹與竊之而逃有滑稽者作詩嘲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絛環

廬江縣有監司某者謝事歸延方士煉丹敬信之甚其夫人戲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何獨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妄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未幾方士竊丹鼎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丹士赴蟠桃會未知其騎黃鶴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李文達云予少見掛佛老像者即斥其非以爲名公

必不如此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問之曰佛堂也方駭嘆已而見石首先生堂中高掛一幅乃觀音像不覺失笑

石彪克遊擊巡邊知都督張泰家有一古瓶索之不獲百方窘泰其子告泰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僅百金耳泰艴然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爲權貴失之卒弗與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怪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

喬木之巔霞思天逍或時閒坐一室客于隙間窺
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綴履出都穆乞伊考
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
李西涯躭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日詞翰
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綦酒間當道以巨軸
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
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張廷采聞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在陳惟允家往觀之

臥其下兩日不去曰斯世不復有此筆也

歐陽必進分宜兒女親也素爲 上所厭惡冢宰缺嚴示意會推必進 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啟內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 上不獲已從之時張九一爲吏部郎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强王介甫不足道也

趙文華以平倭功賞薄移疾請歸 帝怒曰止封限內乃敢稱病司禮監試覘之眞耶僞耶及小內豎

徵文華箕踞暢飲內監曰 上令我來視疾君疾云何文華乃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耳何疾

歙人蕭丑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

張元禎語陸深曰予自少登朝見士夫凡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矣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
體若乎近見士夫因失官憤懣而死亦惑矣

穆宗在
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
敢請用甚窘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忻然
受之命戶部即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
子見行金于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直膽大于天

楚中有篤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
惜是婦人耳

仇隟

景泰間徐有貞埀涎祭酒　上不許意爲于謙所阻深恨之天順復辟遂坐謙不軌　上猶豫良久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何名

馮益附曹欽欽反并逮時欽已死繫賀氏爲証益故爲自異醜詆賀賀曰馮先生不答言昔欽問先生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illegible]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命妻[illegible]酒今何諱之

丘文莊少時求婚于土官黎氏黎曰是子欲結姻于
我耶不許文莊後作鍾情麗集誣黎女與人通黎
亟以三百金囑書坊毀板其本已遍傳矣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僉有舉薦　上不允
以直為之翼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
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襄憲王入朝欲言于上復用徐有貞偶[illegible]李文達從
容謂曰李先生辦事辛苦何不召徐[illegible]不相助

李對曰若有貞再來便是王安石復相

李夢陽與江西右轄鄭岳言語相激遂謀宸濠遂執

岳左右拷掠逼供無名贓私若干奏黜岳爲民府

請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遂爲士論不與

張璁等力詆費宏疏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

言臣等既不能積誠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阿附

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鄭洨泉云洨遂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旁

方叩頭、作名西楊鷹陳、洲芳洲嗾人訐西楊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為石總兵晝奪門之謀石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

又芳洲入相座師陸徽山尚為詹事坐次不便夏欲以南禮侍處之陸曰等三品耳何甚侍坐陸卒贈禮侍夏曰老師生前不屑侍坐三品今竟侍坐矣

八 終